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六十三回 見母後太子還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

卻說廬陵王到了京中，狄公命裘萬里將大營紮在城外，與元行衝、安全藏三人來至黃門官處，請他趕速奏知武后，說太子回朝，午門候旨。黃門官何敢怠慢，卻巧武后在偏殿理事，當即奏明。武則天聽說是太子前來，雖是淫惡不堪的人，到了此時不無天性或發，隨命入宮見駕。黃門官出來，將三人領至宮內。廬陵王見了武后，連忙俯伏金階，淚流不止，說：「臣兒久離膝下，寢食不安，定省久疏，罪躬難赦，只以奉命遠貶，未敢自便來京。今獲還朝，得瞻母後，求聖上寬恩赦罪，曲鑒下情。」奏畢，哭聲不止。武則天見了這樣情形，明知他是負屈，又不好自己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孤家由今返昔，往事不追。汝既由狄卿家保奏還朝，且安心居住東宮，以盡子職，孤家自有定奪。」廬陵王聽了此言，只得謝恩侍立。狄公與元行衝、金安藏三人復命請安，將各事奏畢，然後齊聲說道：「目今太子回朝，聖心安慰。但奸賊不除，何以令天下誠服？設非臣等保奏，誤聽讒言，以假作真。適中奸計。那時江山有失，骨肉猜疑，是誰之咎？許敬宗、武三思等人，若不依罪處治，恐日後小人誣奏，尤甚於前。臣等冒死陳詞，叩求陛下宸斷。」武則天此時為三人啟奏得名正理順，心下雖想袒護，也不好啟齒，當即傳旨：「命元行衝為刑部尚書，許敬宗立即拿問，與武承嗣等到案訊實，復奏施行。」三人當時謝恩出來。自是太子居住東宮。且說武承嗣與許敬宗自命高發往懷慶去後，每日心驚膽裂，但想將此事辦成便可無事。這日正在家中候信，忽聽京都城外有號砲聲音，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這是畿輔之地，那裏有這軍械響聲。」趕著命人出去查問。那人才出了大門，只見滿街百姓不分老幼，無不歡天喜地，互相說道：「這冤屈可伸了。若不是這三人忠心為國，將李飛雄擒住，廬陵王此時也不能還朝。現在前隊已抵城外紮營，頃刻工夫車駕便要入宮，我們且在此等候，好在兩邊跪接。」當時紛紛擾擾，忙擺香案，以備跪接。那人聽說如此，心下仍不相信，遠遠的見有一匹馬來，一個差官飛奔過去。眾百姓攔阻馬頭，問道：「你可由城外而來？廬陵王可進城麼？」差官道：「你們讓開，後面隨即到了。」那人知是實情，趕著分開眾人，沒命的跑回家內，氣喘籲籲，向著武承嗣道：「不好了，廬陵王已經入朝了。方才那個砲聲，乃是狄仁傑大隊紮營。想必高發弟兄未能成功，這事如何是好？惟恐狄仁傑等人不肯罷休，究尋起來獲罪非輕。」武承嗣聽了此言，登時大叫一聲道：「狄仁傑，我與你何恨何仇，將我這錦秀江山得而復去。罷了罷了，今生不能奈何與你，來生狹路相逢同他算帳。」說罷，自知難以活命，一人走進書房，仰藥而死。當時武承業見了此事，也知獲罪不起，隨帶了許多金銀細軟，由後門帶領家眷，逃往他方。惟有武三思不肯逃走，心下想：「這武后究是我姑母，即便迫出實情，一切推到他兩人身上，諒武后也要看娘家分上，不肯追求。」

正鬧之間，外面已喧嚷進來，說巡撫衙門許多差官衙役，將前後門把守，說刑部現在放了元大人，許敬宗為李飛雄事革職歸案審辦。現在狄大人與元大人已經奉旨將許敬宗拿下，頃刻便來捉拿他弟兄。武三思聽了此言，也不慌忙，一人坐在廳前等候。稍頃，元、狄兩人到了裏面，先將旨意說明，便要命他同赴刑部。三思道：「二位大人既奉旨前來，下官亦何敢逆旨。但此事下官實是不知，乃舍弟與許敬宗同謀。現已畏罪身死，且聖上只命二位大人審問，並未查封家產，舍弟身死，不能聽他屍骸暴露，不用棺盛殮之理。權請寬一日，將此事辦畢，定然投案待質。若恐下官逃逸，請派人在此防守便了。」元行衝見他如此言語，明知武后斷不至將他治死，此時見武承嗣已經自盡，大事無慮，落得做點人情，向著狄公說道：「武承嗣乃是要犯，既是畏罪服毒，且奏知聖上，請旨定奪。」當時兩人依然回轉刑部。這裏武三思一面命人置辦棺木等件，自己一面入宮。見了武后，哭奏一番，說：「前事皆武承嗣所為，現在已經身死。承業恐其波及，復又逃逸。武氏香煙，只剩自己一人，如聖上俯念娘家之後，明日早朝趕速傳旨開赦。不然前後皆是一死，便碰死在這宮中。」說罷，大哭不止。此時武后回想從前，悔之已晚，當時也只得準奏，命他回去收殮承嗣。

次日早朝，也就赦旨，說武承嗣雖犯大罪，死有餘辜，姑念服毒而亡，著免戮屍示眾。武承業在逃，沿途地方訪拿解辦。三思未與其謀，加恩免議。狄公聽了此奏，知是奸臣不能誅絕乾淨，深以為恨。所幸廬陵王入京，奸黨已熄，目前想可無慮。當下退朝出來，隨同元行衝到刑部，升堂將許敬宗審訊。敬宗知是抵賴不去，只得將前後備事直供一遍。隨即錄了口供，次日奏明朝廷，奉旨斬首。狄、元出朝，隨將許敬宗綁赴市曹，所有在京各官，以及地方百姓，受過凌辱之人，無不齊赴法場，看他臨刑。到了午時三刻，人犯已到，陰陽官報了時辰，劊役舉起一刀，身首異處。百姓見他頭已落地，無不拍掌叫快。許多人擁擠上來，你撕皮，他割肉，未有半個時辰，將屍骸弄得七零八落的，隨後自有家屬前來收殮。

且說狄公與元行衝監斬之後，入朝復命，武后封他為梁國公，同平章事，入閣拜相。所有元行衝、安全藏等人，皆論功行賞。李飛雄故念自己投城，誤聽奸計，著免其斬首，帶罪立功。眾臣次日上朝謝恩。從此那班奸臣皆畏狄公威望，不敢再施詭計。廬陵王居住東宮，每日侍奉武后，曲盡孝思。

誰知樂極悲來，狄公自入京以來，削奸除佞，整理朝綱，全無半刻閒暇，加以年歲高大，精力衰頹，以至積勤成疾。這年正交七十一歲，武后見他年邁，一日問道：「卿家百年歸後，朕欲得一佳士為相，朝廷文武，可命誰人？」狄公道：「文武醞藉，有蘇味道、李嶠兩人。若欲取卓犖奇林，則有荊州司馬張柬之。此人雖老，真宰相材也，臣死之後，以他繼之，斷無遺誤。」武后見了如此保奏，次日便遷為洛州司馬。那知狄公保奏之後，未有數日，便身體不爽。到了夜間三更，忽然無疾而逝。在朝各官得了此信，無不哭聲震地，感念不忘。五鼓上朝，奏明武后，武后也是哭泣道：「狄卿家死後，朝堂空矣。朝廷大事，有誰能決？天奪吾國老，何太早耶！」隨傳旨戶部尚書，發銀萬兩，命廬陵王親去叩奠，謚誥封為梁文惠公，御賜祭奠。回籍之日，沿途地方妥為照料。然後傳旨命張柬之為相。

誰料那班奸臣，見狄公已死，心下無所畏懼，故態復萌，復思奸詐。張昌宗、張易之兩人，愈復肆無忌憚。平日狐媚武則天，所有朝廷大臣，閣部宰相，一連數日皆不得見武后之面，廬陵王雖居東宮，依然為這般人把持挾制。張柬之一日嘆道：「我受狄公知遇，由刺史薦升宰相，位高祿重，不能清理朝政，致將萬里江山送與小人之手，他日身死地下，何顏去見狄公？」一人思想了一會，隨命人將袁恕己、崔元暉、桓彥範等人請來，在密室商議。袁恕己道：「聽說武后連日抱病，不能臨朝，因此二張居中用事。設有不測，國事甚危，如何是好？」張柬之道：「欲除奸臣，必思妙計。現在羽林衛左將軍李多祚，此人頗有忠心，每在朝房，凡遇奸賊前來，他便側目而視。若能與他定謀，除去國賊，則廬陵王便無後慮。」眾人齊聲道好，說：「此人我等皆知，事不宜遲，可令人就此去請。」當下張柬之出來，命人取了名帖，請李將軍立刻過來，有要事相商。

此時李多祚，正因連日武后抱病，朝政紛紜，一人悶悶在家，長籲短嘆，想不出一個善策可以將張昌宗兩人除去，忽然家人來稟說：「張柬之命人請你會議事。」不禁心下一驚，復又暗喜道：「我與他雖職分文武，他這宰相乃是欲仁傑保舉。此時請我，莫非有什麼妙計？」當時回報，立刻過來。家人去後，隨即乘轎來至張柬之相府。柬之先命袁恕己等人退避，一人穿了盛服在後書房接見。兩人行禮已畢，敘了寒暄。張柬之見他面帶憂容，乃道：「目今聖明在上，太子還朝，老將軍重慶升平，可為人臣的快事，何故心中不樂，面帶憂容？莫非國官職未遷，以致抱憾麼？」李多祚見問，知道試探他的口氣，乃道：「老夫年已衰邁，還想什麼遷官加爵。但能如大人所言重慶升平，雖死而無怨。若以華身而論，除國事未能報效，其餘也算得富貴兩全了。」張柬之見他說了此言，也是同一心病，趁機便將除賊的話與他相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